

落在记忆中的三场雨

□顾孝渔

四合院，栀子雨

我喜欢下雨天，特别喜欢下小雨的时候。记得小时候，每当落小雨，我总是倚在窗户外，看我家天井里的两只小乌龟什么时候爬出来。我家那个小天井是四间房子中间的一个空间，四周用长石条围成长方形。天井是用小砖头侧砌而成的，年岁长了，侧砖都染成了墨绿色。天井中间一棵栀子花树，它的南边就是阴沟的出口，每当下雨时，水就从这里潺潺地流出，也就是在这儿，那两只小乌龟会慢慢从洞口探头探脑地爬出来。小乌龟三角形的头上一对小眼睛闪闪发光，两个鼻孔如两粒芝麻，着实可爱。它们爬来爬去觅食，我给它们丢下些糕屑和米粒。时间久了，我和它们也熟了，它俩吃饱后，会沿着花树根边兜上几圈，仰头尽情地享受着雨水给它们带来的快乐。长大后我才知道，这三只小乌龟是养来疏通阴沟的。上世纪80年代我家重建新房，那两只小东西肯定沿着河边下水去了。

东南阵，落三寸

1976年八月中旬的一天，天气如火，闷热难熬，已十多天没下一滴雨了。上午九时起，人们都往树下乘凉去了，向外一望，一层青烟覆盖着大地，种田人都盼着下一场大雨来缓解旱情。老话说：万物生长靠太阳，雨露滋润禾苗长。对于前半句，大人小孩都有切身的体会，但对下半句的理解甚少，我也一样。夏天的水稻虽天天灌水施肥，但一直不下雨，各种飞害虫猖獗至极。再望望我家南边的一条大潮，湖里种着菱，原来翠绿色的菱叶逐渐枯萎变黄，红蜘蛛在叶面上结满了蛛网。

那天下午，东南方乌云突起，雷声隆隆，看来一场久盼的大雨即将来临。俗话说：东南阵，落三寸。这是农民的谚语，意思是东南风后下的雷阵雨，雨量达三寸，

这已是暴雨了。果然，顷刻间大雨如注，大家纷纷回家隔窗赏雨了。不一会儿，家家的烟囱里散发出炒蚕豆、炒玉米的香气。大雨整整下了3个多小时，凉气习习，往湖里一望，哎！翠绿的菱角枝叶长了一大截，铺满了湖面，真是美极了。大自然真是奇妙，就在这雨露滋润的三个多小时内，田野焕然一新，绿茵茵的水稻也向上窜了一截……看到此景此情，我完全理解了“雨露滋润禾苗长”的道理。

潮来雨，晚来急

我家离长江很近，那年夏天农闲时，我和几个乡邻按照生产队的安排去江边帮忙筑堤。记得那是阴历7月初，潮水很大，江边还时不时下起小雨，向东南一望，细雨如丝，从天上挂下，几艘海轮吐着紫烟，来回穿梭于雾茫茫的江面上。几声鸟鸣声中，白色的海鸥上下飞翔，捕捉着小鱼小虾……我们一行人站在江堤边的雨棚内欣赏着这难得一见的景色，看到几个小伙冒着细雨奔向江滩，在潮水起伏的江滩上插上几根竹竿，再横向拉上一些低矮的渔网。雨越下越大，但他们习惯了。大约半小时后，开始退潮，我看见他们提着水桶，冒雨回到江滩去捡那些被渔网拦下来的鲚鱼、银鱼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提着大半桶小鱼回来了，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呀。

在长江边生活了十多天，几乎天天下雨，而且每天下雨的时间比前一天要晚40多分钟，江边人称这种雨为“潮来雨”，对于离江边才二里路的我来说，也是第一次体验到，真是开了眼界。俗话说：初三潮，十八水。意思是阴历初三和十八，潮水更大、浪更高，这两天的雨也更大。阴历十八那天，浊浪滔天，海潮声阵阵，门外的雨连天地下，东望崇明岛一片白茫茫，层层海浪冲向江堤，激起飞天的浪花。我们脚下这条如长龙一般的江堤，正捍卫着我们背后的千家万户和万亩良田。

听，雨中的故事

雨，是一首歌，是一页诗，点点滴滴，淅淅沥沥，仿佛在诉说着什么。那些记忆也许早已被一年又一年的雨水沾湿，却在某个雨天，如同春草萌芽，柳眼初展，又重新鲜活在了我们的眼前。

雨中一朵盛开的莲

□李双林

微带雨露的白瓷花，白里透着玉色，静默在雨幕中，黄蕊耀眼，水珠欲滴，在翠绿色的杂草丛中，宛若一位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玉立瑶池，静静地绽放着清丽的意境。

野芦、茭草、菰叶、菖蒲……响应着潇潇的雨声，仿佛在为身边这朵白莲吟咏。夏雨洗遍了玉色的白莲花，池塘里一派寂静。一只白鹭依着荷花伫立，影子倒映在水中，恰好与这朵白莲同框。一条小鱼儿在水中怡然不动，似不想打破这少有的宁静。驻足于荷塘一角，放眼四周，无尽翠色让人浮想联翩，这朵超然的白莲让人眼昏生光。刹那间，这满眼的绿色和纯洁的白色好像一下子漫上了岸，又一下子弥漫了我的身心。立在塘沿水岸，与荷叶荷花相伴，感觉情意无限，自己好像一下子也化身为白莲了，只是微波咫尺，却好像已远离了人间！

好一朵雨荷玉立！你默默地在雨中绽放，如今成了我装饰信仰的衣裳。岁月如流，流年中，时间风干了多少历史的记忆，但却成了我永远写不尽的诗行，成了我念兹在兹的回

屋檐雨

□周恒祥

天上来，在寻找立足之地。它们挂出了雨帘，奏出了好听的乡村奏鸣曲。

少年时代的屋檐雨，是一首诗，是一幅画，是一首好听的歌。

屋檐雨是属于闲下来的农人的。下雨的日子，才是农家人的节日，奢侈而珍贵。村庄笼罩在雨帘中，显得十分安静。对面的屋顶上，雨噼噼啪啪地落下，敲打着瓦片，然后顺着瓦片流下。屋檐下挂着数不清的雨线，一根根雨线连成了雨帘。父亲抽着旱烟，烟雾缭绕。母亲在屋里做针线活，缝缝补补。来串门的邻居可不怕雨，他们忽地一下闪过了屋檐雨，站在门口，跺一下脚下的烂泥，打过招呼，就进屋坐下来跟我父母聊天。晚上，屋檐雨滴答滴答，邻居们一起聊家事、聊农事，要聊到很晚。那时，我先是坐在母亲身边，听他们说话。母亲还会唱一些苦情的歌谣，唱到动情处，母亲的声音有点哽咽。困了，我就躺在床上，枕着枕头，想着心事。听着隐隐约约的屋檐雨，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梦里雨落知多少？第二天早上，屋檐安静，院子里有麻雀在叽叽喳喳、蹦蹦跳跳。

屋檐雨是属于恋人的。躲雨的一对年轻人拥抱着在屋檐下，看着眼前的屋檐雨，有点怅惘，有点落寞，但更多的是爱情的甜蜜。感谢屋檐挡住了雨，感谢屋檐雨为他们的爱情故事弹奏出了难以忘怀的背景音乐。经年后，能回忆起的，不是那个下雨天，不是走在雨中，而是曾与你在屋檐下，听着屋檐雨无尽的呢喃。

想。你一年一季地含苞吐蕊，生一次地生死轮回，不离身边卑微的异类，不忘脚下污浊的故土，却忘却了前世不尽的繁华，忘却了别人恭维的赞誉，只留下一缕孤芳自赏，在故乡的烟雨里痴情地开着洁白的花。你这朵雨荷啊！在雨中忘我地绽放，没有阳光的世界里，你创造了一个完美自足的世界！漫天的雨漠然地下着，全然不顾广不可及的灰色天幕下竟有你这么一株白莲！但你这一朵雨荷啊，依旧一袭素衣，遍身如雪，立于荷塘一隅，与野芦菖蒲为伍，杂草丛里有你藏不住的芬芳。你这朵雨荷啊！就是一炬即将燃起的火焰，就像一首无声的歌，在不惹眼的路边荷塘里支撑起一副傲骨，让人忘却无奈与寂寥。池中有雨荷，心中有雨荷，又何惧风雨流年！

我知道，我成不了这朵雨荷，但我只想像这朵雨荷一样拥有绵绵不绝的、洁白无瑕的故乡情结，朝斯夕斯，烟火年年。只愿这朵雨中的白莲能走进我的心里，扎下根，绽开一片纯洁的白。

成年以后才知道，屋檐雨有点爱情的味道。

那一年在彭城读书，学校在一个叫做李井的村子西边。我在宿舍里，睡在上铺，靠近窗口。无风的日子，下雨了，雨时大时小，屋檐雨便时急时缓。远在故乡数百里之外，特别想家。想到深处，眼眶湿润。

确实，屋檐雨让人思念。“奴为你失身破节，谁知你奴上钩。一屋檐雨堪消受，泪珠常在腹中流。要得奴泪干，除非云雨后。要得奴心干，须得晴长久。”这首词是明朝才女王珏所作。一天下雨时，她看到一间民房屋檐下用铁钩吊着半边毛竹，用以排泄檐水。女孩触景生情，写下了这样一首词。

每个季节的屋檐雨，性格都不一样。春天的屋檐雨，润润的、缓缓的，没睡醒的样子，像安静的姑娘；夏天的屋檐雨是急性子，瞬间挂起了雨帘，在门外看着自己的家，像是水帘洞口，进了门，便进了水帘洞；而秋天的屋檐雨，像无线的珍珠，一根一根，垂挂在屋檐下。调皮的孩子会跑进跑出，小猴子一般，晃动着机灵轻捷的身影。

今日下雨，想起童年的屋檐雨了。在每一个有着屋檐雨的日子，听着听着，仿佛看到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自己在行走；想着想着，仿佛又看到遥远的故乡，看到屋檐雨里那个痴痴望着屋檐雨的少年。

谁知，那么多年过去了，我的心里还一直在下着屋檐雨呢。

伞下的光阴故事

□思维

看到那把遮风蔽雨的黄伞，我的心里暖暖的，那黄色，明彻如金色的阳光。

记得读小学的时候，每逢下雨，祖母总是撑着一把黄色的雨伞来接我回家。此时，我的头顶上是一片金色，肩膀、身体也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，满眼所见更是一片温馨的金黄。在一个下雨天，小小的我抬头和祖母讲话时，突然发现祖母半边身子在伞的外边，风夹杂着雨滴，无情地拍打在祖母的肩上、头上；祖母上方的天空是灰蒙蒙的，一片水雾。祖母的肩膀湿了，额前的头发也湿了。而我却在一片金黄色的天空下，安然无恙。我大声说：“好亲婆，你把伞打歪了。”可是祖母却固执地说是我看错了。我很纳闷，祖母怎么不知道伞打歪了。我的视线再次落在倾斜的伞柄上，告诉祖母伞确实打歪了，可是祖母还是说没有歪。祖母去世后，有好几年，我仍用着那把老旧的黄色洋伞遮风蔽雨，主要是感觉它伞杆硬挺，很实用；当然也有一分对祖母的思念。然而我惊奇地发现，后来我用它在雨天接送小学的儿子时，儿子居然也会歪着小脑袋大声对我说：“爸爸，你把伞打歪了。”而我也和当年的祖母一样，总是固执地说，没有打歪，我的小眼睛看错了。就这样寒来暑往，儿子长大了，我也老了，也渐渐淡忘了这把旧洋伞。但冥冥之中，我又一次想起它。

那天下午，我到社区图书室看报，去时晴空万里，艳阳高照，但黄梅的天，说翻脸就翻脸，一

会儿雨就下个不停。但我还是笃定泰山，因为此处离家不算太远，咬牙冲几冲，冒雨回家也不在话下；再说，估计雨下一会儿就会消停。就在此时，我忽然看见图书室门口出现了一把漂亮精巧的黄色圆点伞，原来是出差的儿子刚回来，知道我到图书室看报，二话不说，拿起伞就赶了过来。在淅淅沥沥的雨，已经高过我一头的儿子撑着黄色圆点伞，把我笼罩在一片金黄的色彩之中。这时，我的视线落在伞柄上，只见伞撑得竟然也是歪的，儿子的肩膀湿了，头发上还在滴水。我不客气地数落儿子，这么大个人，会不会撑伞，歪得这么厉害。但儿子却并不如我们当年那样，固执地重复“爱的谎言”，而是将爱化于轻描淡写之中，只是淡淡地说没事，这点雨不算啥。此刻我突然想起了以前雨中的镜头：祖母和我；我和正上学的儿子，于是我们进入了短暂的沉默。在沉默中，那把已被弃用的黄色洋伞又浮现在我的眼前，让我的心再次为之荡漾，那一片金黄色是一种多么意味深长的色彩。

我想，长久以来，长辈们一直在努力地为我撑起一片金色的天空遮风挡雨，而当我成为长辈时，也想为儿子遮风挡雨；现在我的儿子也想为老了的我们遮风挡雨，真是“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”。于是我的视线又牵绊起雨中那黄色的伞：旧洋伞和崭新小巧的黄色圆点伞。那金黄，犹如不惧风雨的暖阳，让我的视线久久不愿移开。